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水浒》

7·41

甘肃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目 录

评论《水浒》 反修防修

- 方腊故乡浙江淳安县叶家公社部分干部
和贫下中农评《水浒》座谈纪要 (1)
- 评投降派宋江 安 群 (7)
- 宋江和高俅是一丘之貉 洪广恩 (18)
-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
- 兼驳胡适吹捧金批本《水浒》的谬论 闻 钟 (26)
-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 柏 青 (37)
- 《水浒》和程朱理学 莱 效 (45)
- 学习马克思主义 积极参加评论《水浒》
- 北京大学中文系 游国恩 (54)
- 《水浒》与宋代的阶级斗争 杨荣国 (60)
- 《水浒》为何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
- 上海彭浦机器厂工人 陈大康 (67)
- 评《水浒》宣扬的投降哲学
- 西安铁路分局工人理论组 (70)
- 宣扬投降是对农民革命的歪曲
- 山东梁山县后集大队《水浒》评论组 (76)
- 怎能为宋江论功? 武 津 (81)
- 宋江的“权谋”
- 北京市永定机械厂 常振生 杨俊青 (85)



- 评宋江之哭……………成都部队某部班长 陈为(87)
枷锁。“法度”·奴才……………朱肖鼎(90)
略论宋江上梁山……………解放军某部 黄连城(92)
宋江为何“赚”卢俊义上山
……………八一三二七部队 张妙奇(94)
五一〇一一部队 齐赳
看灯还是捣鬼?……………山东菏泽师专 卢希悦(97)
从反贪官到拜贪官……………沈阳部队某部 石理(99)
宋江与“御赐”马……………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 陆武斌(101)
最后的丑剧
——《水浒》第一百二十回剖析……………方耘(104)

资 料

近年来《水浒》评论简介

- 关于《水浒》中受招安结局的评论综述……余一(108)
近年来《水浒》评论简介
——关于《水浒》中两条路线斗争评论综述……余一(112)

评论《水浒》 反修防修

——方腊故乡浙江淳安县叶家公社部分干部
和贫下中农评《水浒》座谈纪要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宋代农民起义领袖方腊的故乡——浙江淳安县叶家公社的干部、贫下中农认真进行了学习，联系当年历史上方腊坚持革命斗争、英勇不屈的感人事迹，评论《水浒》，批判小说中宋江这个投降派，分清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进一步提高了反修防修的自觉性，决心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李圣全（松坪大队老贫农）：

《水浒》这部书，过去在我们农村流传很广，流毒很深。听有人说，《水浒》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我们贫下中农不这样看。《水浒》通过写宋江投降的全过程，美化投降派，歌颂投降主义路线。《水浒》中的宋江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里的地主阶级代理人，是农民起义队伍里的蛀虫，封建统治者的忠实走狗。他从小学的是孔孟之道，满口讲的是“忠、孝、仁、义”，一心想的是“尽忠报国”，“青史留名”。但由于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使宋江很难爬上去，后来，连命都保不住了，只好上梁山去避避难，等朝廷来招安。他一心想做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以

后他果真爬上去了，成了贫苦农民的死对头。

胡翔坤（公社党委书记）：

宋江是抱着“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目的上梁山的。他一上梁山，就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排斥异己，组织黑班底，为他篡权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作准备。当他篡夺了梁山领导权后，第一件事就是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一“修正”，就把梁山英雄“聚义”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取消掉了，塞进了忠君报国，为封建皇帝效劳的黑货。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宋江投降了宋王朝，成了奴才。“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主席的指示深刻揭露了宋江的反动面目。

方嫩玉（洞源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方腊出在我们村子里，他很有反抗精神。由于残酷的封建压迫与剥削，还有什么“花石纲”征敛，贫苦农民终身勤劳，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方腊举起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革命造反大旗，杀里正，打州县，攻城池，还准备直捣封建王朝的老巢。四方百姓纷纷响应，数日之间，起义队伍便从千把人发展到数万人，后来又扩展到“众殆百万”。方腊还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建立农民阶级自己的政权，矛头直指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皇帝。

方腊起义震撼了东南半壁，动摇了反动的封建统治。封建统治者联合了一切反革命势力“围剿”方腊。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方腊起义失败了。方腊在敌人四面包围下，还在帮源洞坚持斗争，敌人千方百计威胁引诱，要方腊投降，方腊却坚决抵抗，拒不投降。最后，方腊及其妻、子和其他首

领五十二人被俘，英勇就义。方腊余部七万人也斗争到底，最后许多人壮烈牺牲，充分表现了农民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徐哲义（洞源大队老贫农）：

《水浒》为了美化投降派宋江，就百般丑化、诬蔑方腊起义军。骂方腊是“江南草寇”，胡说百姓都被方腊“残害不过”、“怨气冲天”，这是颠倒黑白！方腊是由于反动地主阶级的官吏残害百姓，才带领贫苦农民起来造反的。我听长辈人讲，方腊打到那里，就杀哪里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开仓分粮，用没收来的布匹做成衣服发给穷苦百姓穿，很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叶百华（叶家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理论学习小组组长）：

方腊是“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反剥削、反压迫的农民起义的真正领袖；小说中的宋江“替天行道”，是地道地道的投降派。两者泾渭分明，不容混淆。可是，过去有些人美化叛徒宋江，说“受招安”是“农民的历史局限性”。言下之意是说农民起义最后总是要投降的，这是对农民阶级的极大污蔑！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受压迫剥削最重，革命性最强，与封建统治者誓不两立，对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皇帝恨之入骨，总是斗争到底的。方腊起义，矛头直指封建皇帝；他们在与官兵战斗中勇敢杀敌，毫无半点妥协；斗争最后失败了，但他们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最后壮烈牺牲。是象方腊那样坚持斗争，还是象小说中的宋江那样一心投降，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斗争不屈而失败，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怎么能说是一回事呢？把宋江的投降叛变行为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是不折不扣的阶级

调和论。革命派同投降派不容混淆，阶级调和论必须批判！

王春苟（张家大队老贫农）：

不管反动统治阶级如何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我们贫下中农看得最清楚。我们一看《水浒》中宋江去打方腊，心里就有气。解放前，有戏班来演《擒方腊》一类的坏戏，我们就拆掉戏台，赶走戏班，不让演出。在方腊住过的童家店一带，旧社会还流传过“水余童家店，方腊出两遍”的民谣，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盼望再次出现方腊这样的农民领袖的心愿。为了纪念方腊，劳动人民不顾当时反动统治阶级的禁令，把帮源洞改为“方腊洞”，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歌颂方腊的故事。方腊所代表的农民阶级革命精神，是歪曲不了，抹煞不掉的。

叶大根（叶家大队学校教师）：

“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这两句诗从反面告诉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投降派、叛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更凶恶。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人披着革命的外衣，不容易被人们所识破，有很大的欺骗性；另一方面，这些人一旦叛变革命，当了奴才，干起反革命勾当来必然更卖力、更凶狠。《水浒》中的宋江就是这样。他始而拿“忠义”欺骗群众，贩卖革命，从内部瓦解生气勃勃的梁山农民起义军，起到了宋王朝官兵所起不到的作用；继而向革命人民开刀，成了镇压方腊起义的急先锋。

徐哲义：

《水浒》中的宋江这个封建阶级的奴才，在梁山时，每次俘获反动将领，他总是“亲解其缚”，“纳头便拜”，一概待之如上宾。可是，他在方腊起义军面前，却摆出一副杀

气腾腾的架势，自称“天兵到此”，恶狠狠地叫嚷：“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他的反革命立场是多么顽固！

宋江靠了镇压方腊起义，踏着方腊起义军的鲜血，爬上了楚州安抚使的宝座。但是，过了不久，宋江这个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还是在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中可耻地死去了。

胡翔坤：

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划清革命派与投降派，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的界限，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从宋江的反革命道路看到一条规律：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反过来镇压革命人民，最后自取灭亡。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刘少奇、林彪不是这样干的吗？他们对内投降资产阶级；对外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坚持反修防修，永远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

叶百华：

评论和讨论《水浒》，决不只是文艺界的事，也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大事。我们理论学习小组必须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评论《水浒》的战斗。

在革命队伍里出现投降派，有人搞修正主义路线，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规律。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在国内，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因而也必然会有人搞阶级投降；在国际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

的威胁，因而也必然有人搞民族投降。刘少奇、林彪就是现代的投降派。我们要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载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

评投降派宋江

安 群

宋江是《水浒》作者全力歌颂的主要人物。这种歌颂应不应该？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以往的评论很不一致。毛主席最近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路线上划清革命派和投降派的界限，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并回答人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

《水浒》所描写的时代是北宋末年。这时，宋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围绕着是起义还是投降，在梁山农民起义军中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从开始反对晁盖起义，主张投降，到接受招安，去打方腊，一直到最后毒死李逵，所推行的完全是一条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他是一个坚持奴才立场到底的投降派。

有人曾根据宋江放晁盖这件事，把宋江说成梁山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似乎没有他，就不会有梁山农民起义。这种看法是受了作者美化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影响。从阶级斗争

的观点看，晁盖领导的黄泥岗暴动，才是梁山农民起义的真正开始。在此之前，小说所描写的只能看作是整个故事的铺垫，是梁山农民起义的背景。有了这次暴动，才有晁盖等人的上山；有了晁盖等人的上山，才有梁山农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王伦占据梁山，只是“打家劫舍”。晁盖作了寨主，才有“共聚大义”的纲领和路线，梁山才成为各路起义英雄众望所归的根据地。所以，梁山事业的奠基人是晁盖而不是宋江。宋江放晁盖，只是叫晁盖离家避难，同时也使自己落个“仗义”的好名声，扩大自己在江湖上的影响；决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叫晁盖上山造反。这从宋江对待晁盖“劫取”生辰纲、带领起义队伍上梁山的态度看得很清楚。“劫取”生辰纲不义之财，宋江认为是“犯了迷天大罪”，擒何涛，俘黄安，杀官兵，坚持武装对抗，宋江认为这都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可见他对晁盖聚众起义，压根儿就是反对的。所以，宋江极力要和梁山割断联系，宁愿自首吃官司，刺配江州，也不愿上梁山。这样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怎么能说成是梁山事业的“奠基人”！

宋江上了梁山，作了头领，是否就由不革命转向革命了呢？没有。他混进梁山革命队伍后，充当了地主阶级的代理人，继续经营他的反革命事业。晁盖一死，宋江立即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厅是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象征。宋江这一改，标志着梁山路线的根本改变，灭了革命派的志气，长了投降派的威风。这个改变，是宋江搞修正主义的摊牌。如果说，晁盖在世时，宋江还有所顾忌，主要在暗地里培植党羽，进行破坏；那么，晁盖一死，

宋江就明目张胆地亮出他那修正主义的招牌，公开“修正”晁盖的起义路线，强迫梁山农民起义军实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从此，这支革命的队伍也就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宋江处心积虑搞修正主义，究竟要“修正”什么呢？主要是要把晁盖既反贪官，也反皇帝，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修正”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皇帝是地主阶级统治的总代表。因此，农民起义如果要向前发展，就决不会把自己的斗争只限制在反对几个贪官的范围内，而要发展到反对以皇帝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统治。尽管《水浒》的作者为了突出歌颂投降派宋江，有意少写或不写晁盖的革命思想和言行，但我们从书中只言片语还是可以看到，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是既反贪官也反皇帝的。晁盖上梁山之前，烧掉自己的庄院，武装抗拒官军的追捕，就表示了他背叛地主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义无返顾的决绝态度。他的绰号叫“托塔天王”。“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既要称王就不可能不反对皇帝。在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的指导下，朱贵喊出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李逵多次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凭借反革命的嗅觉，也看到晁盖坚持的农民起义路线是以反皇帝为核心的。因此，惟恐晁盖“托胆称王”，就让他“归天及早”；而让所谓“呼群保义”的宋江来“把寨为头”。这个“忠为君王恨贼臣”的投降派一为头，就把梁山农民起义的斗争限制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框子内，彻底“修正”了晁盖的起义路线，背叛了农民革命。

《水浒》为了宣扬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着重写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与高俅由于所处社会地位和政治遭遇的不同，在实现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野心和贪婪地掠夺人民财富上，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形成了地主阶级内部不同的两个派别。而他们在反对农民起义上又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不同和有矛盾的话，不过是一个钻到里面反，一个站在外面反；一个属于招安派，一个属于围剿派。正是由于宋江的混入，里外配合搞招安，才扑灭了梁山农民起义的烽火。他起到了高俅所不能起的作用。招安派和围剿派在本质上又是共同的。宋江不反皇帝，结果受招安，去打方腊。这时，他同高俅一样，又成了围剿派，抓住起义的农民，剖腹剜心，表现了他的地主阶级的极端残忍性。象宋江这类混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叛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最后必然是不反贪官，不反皇帝，专反农民起义，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鹰犬。这是搞修正主义的必然结果。

二

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必然要在组织上闹分裂，破坏革命团结。宋江为了把梁山搞成投降派的山头，要尽阴谋诡计，排斥革命派，大搞招降纳叛。他是搞分裂主义的罪魁。

排斥晁盖。晁盖是梁山起义的领袖，宋江搞分裂主义，首先就把矛头针对晁盖。他借京师童谣这样的谶纬谎言，把自己吹嘘成天命攸归的领袖人物，为篡权制造舆论。为了达

到排斥晁盖的目的，他玩尽了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每当梁山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宋江总是不让晁盖出马，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架空，叫晁盖成为徒具虚名的“空头司令”。而他自己带兵出征，俨然成了部队的最高统帅；得胜归来，又树起了自己的威信。他从篡夺军队指挥权入手，一步步地篡夺梁山的全部领导权。晁盖对宋江的篡权阴谋，逐步有所觉察，并进行了斗争。打曾头市，晁盖决定亲自出马，照例又受到宋江的阻挠。晁盖说：“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揭了宋江争功劳、捞资本的老底。晁盖的临终遗言，也否定了宋江作为当然的“梁山泊主”的资格。可惜为时已晚，宋江已经大权在握了。

贬低革命派。晁盖死了，投降的最大障碍排除了，但是李逵、吴用、三阮这些革命派不愿意投降。吴用是同晁盖一起起义的，对梁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江心里明白，如果让吴用掌握大权，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就难以得逞。所以他不惜一切，从千里之外把卢俊义这个对农民起义充满刻骨仇恨的大地主拉上山来，排在吴用之前，坐了第二把交椅。结果，忠义堂前升起了“山东呼保义”、“河北玉麒麟”两面白旗，标志着宋江为实现投降完成了领导核心的改组。

招纳和重用投降派。宋江为了扩大投降派的势力，大量招纳贵族豪绅、地主恶霸、朝廷军官，并把他们安插在梁山起义军的重要位置上，作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依靠力量，改变了起义军基本队伍的阶级成分。这些人或者是由于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受到排挤，暂依梁山而本性不改；或者是

在被俘无奈的情况下，暂居水泊，等待招安。宋江把这些人纠集在一起，就组成了以他为首的钻入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地主阶级别动队，随时都准备从堡垒内部把梁山革命根据地毁为瓦砾。这绝不是什么“招贤纳士”，而是地地道道的“招降纳叛”。宋江自己就曾得意地宣称：“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李逵的话一语破底：“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你的多”。这说明宋江为了实现投降主义路线，千方百计地拼凑成了投降派的班子，在组织上为受招安作好了准备。

有人曾经认为宋江这一切活动是为了“团结起义军”，这是离开了两条路线斗争看问题的结果。宋江为什么要梁山一百〇八人“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呢？是为了要大家死心塌地，听从他的摆布，服从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投降派宋江要尽阴谋诡计，排斥革命派，篡夺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清楚地表明他不是什么梁山上“团结”的旗帜，而是搞分裂主义的阴谋家、野心家。

三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础。宋江搞投降主义，不是偶然的，是由他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决定的，是他所信奉和宣扬的孔孟之道的产物。

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后虽混迹江湖，但“尽忠报国”，“青史留名”，仍然是他的“凌云志”。他上了梁山，手捧“天书”，满口“忠义”，一直是“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地主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没有丝毫的改变。

宋江这个儒家之徒所信奉的主要还是宋代的反动理学。宋代理学把儒家的三纲五常进一步绝对化，把它炮制成了所谓“天理”，发挥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儒家谬论，认为“忠君”是顺“天理”的；反君是逆“天理”的。《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深深打上了理学的烙印。它通过九天玄女授“天书”、“石碣受天文”等荒诞的故事情节，大搞“天人合一”，把对皇帝“全忠仗义”与“替天行道”融为一体。宋江正是这种反动思想的号筒。他认为效忠皇帝就是“顺天”，上梁山造反就是“上逆天理”。这就是他不反皇帝，接受招安，搞投降主义的反动思想根子。

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只有冲破孔孟之道的束缚，农民才能起来造反；而农民起义又是对孔孟之道最有力的批判和冲击。因此，宋江要搞投降，就一定要拿起孔孟之道这个反动思想武器，在农民起义军中推行儒家思想路线。他依照理学的反动教条，不遗余力地把“天命”和“忠义”融为一体进行兜售，给农民起义军重新套上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按照地主阶级的面貌改造梁山农民起义军。

晁盖在世时，宋江遵照所谓九天玄女的“法旨”，宣扬“替天行道”，“尽忠报国”。晁盖一死，他就把“替天行道”的旗帜公开打了出来，作为投降主义纲领。正当梁山一百〇八人会聚的时候，他利用“石碣天文”进行欺骗，于是，在组织上把他自己和支持他搞投降的那一伙排在重要的“座次”上，就成为“天地之意”，谁也不敢反对了；在政治上他谋求皇帝招安的行径，也就成了符合“天命”，谁也不能非议了！我国历史上有些农民起义是利用宗教、借助